滑

稽

名

家

另

类

雅

这几年的小长假,我爱往地广人稀 的临港跑。这个"十一",我明年中考的 女儿在空旷寂静的临港街道上骑行上了 瘾,天文馆、航海博物馆、海昌海洋公园, 她掠过一个个曾经去过的地标,呼吸着 清新的空气,大片树林爱抚着她非遗传 性的近视眼……她像疯了一样骑了两个 小时,宛若在无人的天空之城滑行,姿态 轻盈,笑容美好。次日,她又完成了滴水 湖环湖骑行,我在她本该青春洋溢但暮 气沉沉的脸上看到了久违的欢畅。

我们去了两次滴水湖东岸的一尺花

园,披萨和咖啡都享用了 两遍。之所以二讲宫,大 抵也不是披萨和咖啡的诱 惑,而是野外风景使然。 坐在店外面,任自然风呼

呼吹到脸上,旁边有猫有狗有娃,湖水近 在咫尺,随时可举目远眺。那里是我们 环湖骑行的驿站,粮草补充完毕,再次出 发时,有丝丝细雨飘落,但小朋友骑兴正 浓,我们索性微雨湖边行。尽管雨丝飘 落,湖畔的儿童游乐场里,却没有一个孩 子去躲雨。

我们甚至迷上那个被很多人嘲笑为 鸟不拉屎的地方。一到那边,紧绷的神 经就自觉松弛下来,上班的人暂时忘掉 生活压力带来的沮丧和忧心,要升学的 孩子卸下被动卷生卷死的学习负担。那 里仿佛一个异次元世界,好像进入一个传 送器,只要抵达那里就能变成另外一个自 己。我们喜欢另外的自己。就像除了现 实的生活,我们还有一个秘密的生活。

记得去年一次湖边散步,遇到了年 轻人在湖边简易舞台弹吉他唱歌,舞台 对面是一排排长条座位,人们三三两两 坐下,有人跟着台上的歌者哼唱,大家会 在一曲终时鼓掌,掌声并非开会那般必 须的热烈。所有人的状态都是松弛的。 大I人的我都想上去唱一首歌。这种冲 动不知由何而来,但绝对是久违的感觉。

我们已经有多久没有在公开的地方 歌唱?于我,上一次,大约还是上世纪 90年代。那时我在一个如今晋升为三 线城市的地方当教师,除了管理班级、上 几堂英文课,余下的时间便是读读小说、

梅兰芳五

大

抗战爆发后,园艺家黄岳渊在徐家

汇附近的康平路建造黄园,每逢入秋,

园内都要办菊花展览,有诸多文化名人

莅临赏菊。据说在1944年10月梅兰芳

生日前,日寇企图借为梅兰芳做寿,诱

逼他重登舞台。梅兰芳为了躲避日本

人纠缠,在朋友的帮助下,和夫人一起

到康平路黄园以赏景观花方式庆寿,并

在花园内的仙鹤棚前与主人一起合影

历九月廿四日,折算至1944年,为公历

11月9日度其虚龄五十一岁生日。《新民

声》1944年11月6日报道,"蛰居上海名

伶梅兰芳,九日五十一岁生辰,值节约

首先需明确一点,梅兰芳生日是农

留念。然而这一说法并无文献依据。

校门口就有三张。学校隔一条马路就是 火车站广场,难得有火车开过来,还是货 车,于是那个广场也便显得无比空旷 -到夜晚,大街小巷K歌盛行,一片生 机。广场那么豪阔的地方,自然不会被 人错讨。胸怀大志却苦于无法施展的年 轻人高歌《爱拼才会赢》,唱得声震屋瓦 气壮山河,那音效就像如今我在武定两 路的家里常听到来自和平官邸的婚礼主 持的大喊声。在那个广场附近居住的两 年,我总是被迫在听,有一次也是唯一的

打打台球——那时台球桌遍地都是,学

一次,我鬼使神差溜到广 场,一口气唱完孟庭苇的 《你看你看月亮的脸》《谁的 眼泪在飞》《冬季到台北来 看雨》。年轻,真年轻呀!

气血足肺活量大。

新城假日

康

这次新城漫游,我们游荡到临港之 门的一个镇子。当夜晚的霓虹灯亮起, 谁能想到那里曾经的滩涂地貌? 在公园 和商场的十字交叉路口, 很多人把投屏 搬到空地,在灯火闪烁的夜空间有一搭 没一搭地唱着老歌。我近观了一下,方 圆半公里的地方有五个投屏、五台电脑, 一群中老年人唱着跑调的靡靡之音,还 有人唱沪剧。大约,他们都是从前喜欢 在大街上K歌的人,岁月流转,而今他们 老了,但是他们忘不掉曾经的华年,还在 唱着那些情情爱爱的小曲。那场景让我 鼻子一酸。转念一想,他们还能唱出来, 也算令人欣慰了。尤其看到有个"摊位" 把投屏绑在三轮车上,让我顿时生出一 种泥土里开出花来的感慨。

在上海东南角的一个夜晚,我恍若 同到了那个没有乘客的火车站广场。 离 开时,我看到一个年轻男子在遛狗,用塑 料袋装走了狗狗的排泄物。想起大约二 十年前去香港,在距离海港城不远的地 方,也遇到一个年轻男子在遛狗,狗狗小 便后,男子从双肩背包里掏出一个大容 量塑料瓶,将水一遍遍冲到路面上。两 位男性身影渐渐在我眼前重叠,依稀间, 我看到了诸多文明城市的剪影,最终,它 们都会-一个是另一个的映像,用近似的 城市秩序和文化品格映照彼此。

> 突然想起《伊斯坦布 尔:一座城市的记忆》,帕 慕克如此写道:"伊斯坦布 尔的命运就是我的命运: 我依附于这个城市,只因 她造就了今天的我。

凌波微步,潜入河中,啄食 几下,仰起头,嘎-沉睡的大山被唤醒, 慢慢睁开了眼睛。

好山好水,必产珍 禽。《水经注》记:"县侧武 溪东,因曰临武县。"临武 鸭因武水,驰名天下。个 头不大,脚掌粗壮有力,毛 棕褐或麻黄色,脖颈细长, 中部都有一圈白色毛环, 不宽不窄,恰好绕颈一周。

在一千三百多平方公 里的临武城,除了鸭闻名, 最近引爆全国乃至世界关 注的,是探获了特 大型锂矿床。

临

说"家里有矿" 是戏言,这次临武 人,真把这话喊响 了。矿有多心?以 "湘南矿乡"作为硬 核支撑,近期探明 鸡脚山矿区锂矿石 量4.9亿吨,氧化锂 资源量131万吨, 将临武甚至咱全国 的"家底"抬到了新

高度。粗略计算,131万 吨等于可生产500亿瓦时 锂电池,能供1亿辆电动 车使用。

锂,稀有金属元素,新 能源产业的核心原料,又 被称为"白色黄金"。跟 "白色黄金"一起声名远扬 的是探出宝藏的地质人。 陈志强是临武县鸡脚山矿 区通天庙矿段锂矿勘探报 告的项目负责,他这些天 比详查探矿的两年前更为 忙碌。探获超大锂矿的消 息经播发后,相继四百余 家媒体前来采访报道。

通往鸡脚山矿区的路 弯弯曲曲。七拐八折,穿 过村落进入山坳。我们开 始爬山,前后左右看一看, V字形山垄呈放射状,刀 削般挂向山涧。渐渐地, 道路开始泥泞,车身剧烈

颠簸。小路似一根铁链挂 向山顶。身侧陡起来,出 发时大晴天,行到山腰间 突地就变了,大太阳不见 踪影,而且雾越来越大,风 呼呼作响。

陈志强在前面的车 上,早于我们出发。他陪 湖南省自然资源厅的同仁 们拍宣传片。这大雾天, 估计拍不成了。

我们和项目的技术负 责胡玉灵同坐一辆越野 车。玉灵个子高,憨憨的, 项目自始至终都和陈志强 一起作战。这个九○后的 大男孩,看不出-

点娇气,颠簸的路 况对他完全没有影 响,跟我们讲这两 年多来的经历:他 们就是沿着这条路 上山后,背着沉重 艳 的地质包,手持地 质锤或铲刀,再翻 越一个个山头。衣 服从来都是被汗水

浸湿又被山风吹

干,每天都是一道

道白碱样的渍印。鸡脚山 地形切割强烈,山势陡峻, 根本没有路,都是手脚并 用,而目山上局部气候频 发,时而烈日当头,时而大 雨倾盆。胡玉灵说到这 儿,沉默了好一会儿。车 内变得安静,只有风声和 引擎发出呜呜的声音。胡 玉灵打开手机,给我们看 他拍的风景,图片唯美,每 -张都很震撼。他说,恶 劣天气往往都能拍出大片 来,我们白白地看了这么 多美丽的风景呢。

正值芳华,他们选择 了为山河"诊脉"。

"山中毒蛇和山蚂蟥 多。特别是山蚂蟥,它们 能循着人体的气味, 悄无 声息地探出头,借着草叶 的颤动,滑行到裤脚边,顺 着衣裤往上攀。待触到裸 露的皮肤,用前端的吸盘 牢牢扣住。吸盘软,刚贴 上皮肤,感觉不到痛感,或 许会有一丝微痒,它们刺 破皮肤粘上的瞬间,也不 过像被一片齿叶扫过。山 间行进,根本注意不到。" 胡玉灵掀开裤脚,脚踝处 露出触目惊心的伤疤-蚂蟥啃噬后的杰作。

我们给这家伙叫"吸 血鬼"……胡玉灵云淡风 轻地说。

司机跟我们一样,也 是第一次上山,面对伸手

提起滑稽泰斗姚慕双,人们会想到 他与胞弟周柏春的独脚戏《英文翻译》, -"捏勿牢滑忒";黑色 他翻译的苗鳝----black 洞洞眼 shoe; 今天天 镂空皮鞋-气不冷不热——Todav is verv温吞…… 姚慕双钟爱美国电影,尤其对好莱坞经 典电影歌曲情有独钟,在高中时期便有 意在英语上下功夫,身上带着一本旧货 辦淘来的五成新的英文词典,只要看到 陌生的物品或修饰词汇就会条件反射翻 开词典寻找答案,并通过在沙利文面包 店打工实践,口语能力得到显著提升

晚年姚慕双喜欢"养虫"——蟋蟀 叫咕咕、金铃子。姚老曾跟我说:"我不 喜欢有些人七颠八倒搬弄是非,反而我 喜欢小虫们在耳旁窃窃私语,述说情 感!"有一个冬天,姚慕双和周柏春彩排

《英文翻译》,他忘了把棉袄里的过冬蟋蟀拿出来,当他 演唱美国电影歌曲《翠堤春晓》时,蟋蟀也顿然伴随"开 嗓";周柏春即兴对观众脱口而出:"今朝你们格算的, 能听到蟋蟀和姚慕双两重唱!"

周柏春年轻时就具备了养生"路数",藏着几分与 舞台上不同的雅致。晨起打太极,招式慢悠悠透着股 韧劲,倒和他在台上收放自如的劲头暗合;闲时爱剪报 纸,把有趣的段子、新鲜事都归置得整整齐齐,说是攒 着"寻开心的素材";晚饭后常和家人玩猜字游戏,你来 我往间,机灵劲儿不输台上抖包袱。而周柏春对评弹 爱得更深,总说这艺术神奇,一两人一台书,能演活百 样人。他和姚慕双合演的《救我兄》,堪称绝活儿 阿哥掉河里,阿弟在岸上呼救,竟把"张调"的遒劲挺 拔、"蒋调"的刚柔并济、徐云志的委婉迷离巧妙融入段 子里, 节奏一变, 包袱就来, 听得人既揪心又发笑, 成了 绕不开的经典。纪念徐丽仙时,周柏春唱的"丽调"更 是神似,他模仿的《罗汉钱》把"丽调"的婉转悲切配上 那不急不躁的模样,台下笑声就没断过。

最叫人乐道的是1950年姚周领衔主演的滑稽戏 《红姑娘》,周柏春反串"红姑娘"轰动一时。为了演活 角色,周柏春在表演中通过服饰(如围丝巾、海富绒大 衣)和肢体语言,将女性角色刻画得细腻传神。周柏春 曾向我讲到,当时为贴近角色,特意穿着母亲的大衣和



姐姐的丝巾在南京路上进 行舞台实践,身段步态竟没 露破绽。有回被一个中年 男子一路跟着,他急中生智 躲进女厕所,待了许久才敢 出来,这桩趣事后来成了圈 内常念叨的一段笑谈。

不见五指的大零,不敢再 孔深 882.30米 往前开。我们下车步行。 风更大,趔趄着把双脚死 死摁下去,否则会被刮 以及作业时的创新思路。 跑。脚下随处是大坨的牛 吃草。附近的村人把牛牵 上来就不管了,十天半个 月上来看一看。散养的牛 们当然有满山的草料。水 呢? 天水。浅坑和踩出的

-处标号为8018的 井号处,石灰台面上刻有:

洼窝总能汇集一泓清泉,

以及说来就来的雨。

鸡脚山矿区 孔号 ZK8018 开孔 2024.8.6 终孔 2024.8.16

陈志强正给摄制组讲 述这些标注的数字含义,

后来在湖南省地质院 矿调所的资料堆中,我看 到这样一组数据:一次性 施工9万米,样品分析4万 个,编录原始钻孔资料477 份,编录探槽资料35份,填 图卡片11本,送样单128 份,综合附表4000页,综合 附图543张。我还看到探 矿报告编制责任表中,文 字编写、储量估算、图件编 制以及表格绘制等三十余 人的名单。其实我们看不 到的,名单背后,还有无数

品味秋实

男女名伶等至马斯南(即今思南路梅兰芳故居)祝嘏"。 可知1944年,梅氏在家中度寿。 1943年10月22日才是梅兰芳五十大寿。那天他 身处何方呢?似乎也不在黄园。翻阅10月29日版《三 六九画报》第425号,能见到《梅兰芳五十生日·避寿在 朋友家里》的"上海通信",述及廿三日暖寿那天,梅请 几个近友在家里吃了顿西餐,第二天正日子,一早起 来,受过一家人和爱徒李世芳等大礼参拜后,即开始吃 寿面,驱车在中途一家咖啡馆里取一只事先花八百元 预订的蛋糕,"然后到他一个好友李家去",聊了一个白天,晚间由主人预备晚饭,"只一场虽然寥寥十几个人 儿,但是全很高兴欢乐"。而在11月3日版《三六九画 报》第426号,则刊有梅氏得意弟子言慧珠以书信形式 所撰《梅兰芳博士五十生日别记》,写她苦撑病躯(当时 正患肠胃病),搭两天火车,穿越三千里赴沪。"当晚(按: 为禹历九月二十四),梅先生在愚园路×君的公馆内庆

之际,停止举办,是日只梅之友好并上海各剧院执事,

桌,但喜气洋溢,众人精神的愉快,非笔墨所能形容" 读郑逸梅《园艺权威黄岳渊》,文中写道:"当抗战 时期,梅兰芳羁身孤岛,蓄须明志,誓不为伪政权有所 演出。某天,敌伪方面,拟为梅氏设宴庆寿,梅氏趋避 至黄园,和岳渊合摄一影于'朵云'下,欢叙竟曰。"估计 令人产生了误读。而梅兰芳确曾在黄园留过一影,刊 《万象》第3卷第6期(1943年12月号),身着两装两裤, 右手持礼帽,面带微笑站着,边上便是黄园的鹤,同样 昂首挺立。这张照片下则是黄岳渊老人立在那著名的 假山"朵云"下与鹤合影。或许别有一张梅、黄在朵云 之下的合影,又或许是郑逸梅记错了。总之,摄影那天 不大可能是梅氏生日。

寿,事先既严守秘密,当日又竭力避免铺张,仅知友四

的广州人,我却很少去离得很近 的深圳消费观光休闲。深圳对 我而言,不过是一个走过路过可 以错过的城市。这个情况有所 改变,主要是因为研究印度的学 友 H。他是我的校友,现在印度 某大学当教授,自称深圳土著, 但因为在印度生活多年,衣着打 扮行为举止都是一副异国模样, 尤其是似点非点头、左右摇晃脑 袋的动作,深得印度文化精髓。 我们相约去逛书城,也想尝试一 下他非常推荐的地道印度菜。 于是我穿上在中环街市举办的 芒果节上买的印度棉布裙子,过 关过河,转坐地铁去华强北。

为宝莱坞的餐厅,我已经一身大 汗,热得冒烟。和H说我要赶紧 喝一个芒果拉昔(Mango Lassi)

好不容易在振兴路上找到名 解渴,他却认

真地告诉

我:这个是印度餐后才喝的。于 是听他安排,喝水洗手,先吃前 菜印度小吃Pani Puri。这是-种中空的油炸面团球,球上有个 洞,里面填了半满馅料,看起来 像是土豆泥或者鹰嘴豆泥。六 个金黄色的小球旁边,还有六小 杯绿色的液体。H为我展示吃 法:将绿色液体灌入小球,然后一 口吃下。

我依样面 葫芦,口 感冰凉的 酸液和酥

脆的小泡泡同时入口,酸液爆浆, 泡泡融化,馅料柔绵,真是一种极 为复杂刺激的体验。问了店主加 大厨 Murli, 知道酸液主要原料是 罗望子,其中也加了青柠汁、印度 棕榈糖、孜然粉、黑盐、姜黄粉、薄 荷、香菜、绿辣椒等增加口感丰富 层次,保留印度南部的原汁原 味。讲一口流利普通话的 Murli 非常自豪,说这才叫正宗!

我想起第一次去英国开国 际学术会议的经历。当时去海 滨城市布里斯托(这个城市有一 个诗意的中译名"碧仙桃")参加 个名为"中国与世界"的学术 会议,结识了一些学界好友。有 一位W至今仍是挚交,实在是难 得的缘分。我和在英国求学多

年的 W 华强北有个宝莱坞 不想再吃 主办方提 供的三明 治色拉,

于是问职员说你们有没有什么 当地美食推荐,职员冲口而出: Chinese! 我们俩目瞪口呆,只能 再问有没有别的,对方说: Indian······干是我便和W去吃了 人生第一顿的印度餐。老实说, 具体吃什么不记得了,但这段对 话实在是终生难忘。后来在香 港也有吃印度菜的经历。曾约

七夕会 去尖沙

的地质人在默默付出。

咀著名的重庆大厦探险,吃一下 印度菜,学友婉拒并建议去宝勒 巷一间似乎比较安全的印度餐 厅。我们点了芒果拉昔,吃了极 为巨大的馕,尝了各种颜色口味 的酱料,事后回想似乎属于东方 主义式的奇观享受,但似乎没有 尝到直下的精髓。

-顿饭下来,终于喝上了心 心念念的芒果拉昔,风味果然很 不一样,和我在其他印度餐厅喝 到的相比,有淡淡的盐味,烘托 出芒果甜熟香味,也平衡了酸奶 浓稠腻味,这又是一种我很喜欢 的复杂口感。正喝得高兴,忽然 有一队年轻人,拿着摄像机和麦 克风,自报家门说是广东电视台 的记者,特意来这间印度餐厅探 访美食,问我和H是否愿意接受 采访。我学着H的印度式点头 法, 笑着说: 为什么不?